

叢書集成新編 第八一册目錄

文學類

神異小說

甄異記一卷	南北朝戴祚撰	龍威	一
幽明錄一卷	南北朝劉義慶撰	琳琅	二
周氏冥通記四卷	梁陶弘景撰	祕冊	一六
述異記二卷附提要	梁任昉撰	龍威	三三
續齊諧記一卷附提要、補正	梁吳均撰	逸史	四三
還冤記一卷附提要、辨證	北齊顏之推著	寶顏	四六
古鏡記一卷	隋王度撰	龍威	五三
枕中記一卷	唐李泌撰	龍威	五六
河東先生龍城錄二卷附提要、辨證	唐柳宗元著	百川	五八
幽怪錄一卷附王惲幽怪錄、提要、補辨	唐牛僧孺撰	龍威	六三
續幽怪錄四卷附札記、逸文、補遺、校勘記、續校勘記、提要、補辨	唐李復言編	琳琅	六八
周秦行紀一卷	唐牛僧孺撰	顧氏	一〇〇
雷氏傳一卷	唐沈既濟撰	龍威	一〇一
任氏傳一卷	唐沈既濟撰	龍威	一〇二
牛應貞傳一卷	唐宋若昭撰	龍威	一〇四

三夢記一卷	唐白行簡撰	龍威	一〇六
南柯記一卷	唐李公佐著	龍威	一〇九
幻戲志一卷	唐蔣防撰	龍威	一一一
妙女傳一卷	唐顧非熊撰	龍威	一一二
柳毅傳一卷	唐李朝威撰	龍威	一一四
博異志一卷	唐鄭還古著	顧氏	一一八
集異記二卷	唐薛用弱撰	顧氏	一二二
前定錄一卷附續錄、提要	唐鍾輅纂	百川	一二二
諾皋記一卷附十一册酉陽雜俎續集中、此處不重出		學津	
劉無雙傳一卷	唐薛調撰	龍威	一三〇
夢遊錄一卷	唐任蕃撰	說海	一三二
甘澤謠一卷附附錄、提要	唐袁郊撰	學津	一三五
蔣子文傳一卷	唐羅鄴撰	說海	一四一
袁氏傳一卷	唐顧復撰	說海	一四三
再生記一卷	唐閻選撰	龍威	一四五
離魂記一卷	唐陳元祐撰	龍威	一四七
玄怪記一卷	唐徐炫撰	龍威	一四九
續玄怪錄一卷	撰人不詳	龍威	一五〇
龍女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一五一

ED5P/12

三水小牘二卷附提要	唐	皇甫枚撰	抱經	一五二	閑窗括異志一卷	宋	魯應龍撰	稗海	五四二
靈鬼志一卷	唐	常沂撰	龍威	一六四	物異考一卷	宋	方鳳著	寶顏	五四七
集異志四卷	唐	陸勳集	寶顏	一六九	春渚紀聞十卷附提要、補正、辨證	宋	何遠撰	學津	五四九
幻異志一卷	唐	孫頴輯	龍威	一八一	搜神祕覽一卷	宋	章炳文撰	龍威	五八六
神女傳一卷	唐	孫頴輯	龍威	一八四	近異錄一卷	宋	劉質撰	龍威	五八七
宣室志十卷附補遺	唐	張讀撰	稗海	一八六	瀟湘錄一卷附補、校勘記	宋	李隱撰	說海	五八八
才鬼記一卷	唐	鄭蕢纂	龍威	二二二	葆光錄三卷	宋	龍明子撰	顧氏	五九一
幽怪錄一卷附本册牛僧孺幽怪錄中、此處不重出	唐	王暉撰	龍威		吉凶影響錄一卷	宋	岑象求撰	龍威	五九九
杜子春傳一卷附本册續幽怪錄中、此處不重出	唐	鄭還古撰	琳琅		旌異記一卷	宋	侯君素撰	龍威	六〇〇
白猿傳一卷	唐	撰人不詳	顧氏	二二〇	異聞總錄四卷	宋	撰人不詳	津速	六一六
錄異記八卷附提要、補辨	唐	杜光庭撰	秘冊	二二二	誠齋雜記二卷	元	林坤輯	紀錄	六二四
稽神錄六卷附遺	南唐	徐鉉著	津速	二四四	奇聞類紀摘抄四卷	明	施顯卿撰	唐宋	六四六
江淮異人錄二卷	宋	吳淑撰	函海	二六三	異林一卷	明	李兼著	紀錄	六五〇
茅亭客話十卷附校勘記、提要	宋	黃休復集	學津	二六九	志怪錄一卷	明	祝允明撰	百陵	六五七
乘異記一卷	宋	張君房撰	龍威	二九六	與物博一卷	明	王文祿撰	奇晉	六五九
友會談叢三卷附提要、補辨	宋	上官融撰	十萬	二九七	快雪堂漫錄一卷附提要	明	馮夢禎撰	百陵	六六七
夷堅志四集八十卷	宋	洪邁撰	十萬	三〇七	前定錄補遺一卷	明	朱佐撰	硯雲	六六九
續夷堅志四卷附年譜	金	元好問纂	得月	四八一	汴京勾異記八卷	明	李濂著	紀錄	六九二
睽車志六卷	宋	郭彖撰	稗海	五〇三	涉異志一卷	明	閔文振撰	說海	六九七
林靈素傳一卷附十二册賓退錄中、此處不重出	宋	趙與時撰	說海		遼陽海神傳一卷	明	蔡羽述	龍威	七〇〇
異苑十卷附提要、辨證	宋	劉敬叔撰	學津	五一七	廣異記一卷	清	戴君字撰	得月	七〇一
					聊齋志異拾遺一卷	清	蒲松齡著	拜經	七〇七
					扶風傳信錄一卷	清	吳騫輯錄		

尾蔗叢談四卷

唐垣手記一卷

齊推女傳一卷

顏濬傳一卷

清 李調元撰

□ 撰人不詳

□ 撰人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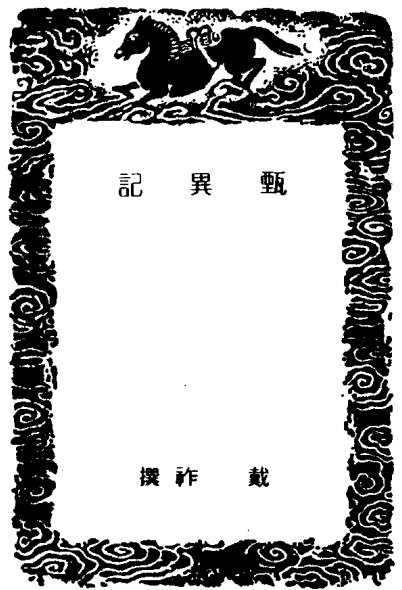
□ 撰人不詳

函海 七二五

說海 七三〇

說海 七三二

說海 七三四



甄異記

戴旌

說邗原本

夏侯

譙郡夏侯文規亡後見形還家經庭前桃樹邊過曰此桃我昔所種子乃美好其婦曰人言亡者畏桃君何不畏耶答曰桃東南枝長二尺八寸向日者憎之或亦不畏也

盧耽

昔有盧耽仕州為治中當元會至曉不及朝化為白鶴至閣前迴翔欲下威儀以帚擲之得一雙履就孫還就列內外左右莫不駭異時步隴為廣州刺史意甚惡之便以狀聞遂至誅滅

陳濟

巴州人陳濟者作州吏其妻獨在家常有一丈夫儀貌端正着絳剪袍采色炫耀相期于一山澗間至于寢處不覺有人道相感接比隣人觀其兩至輒有虹見

賈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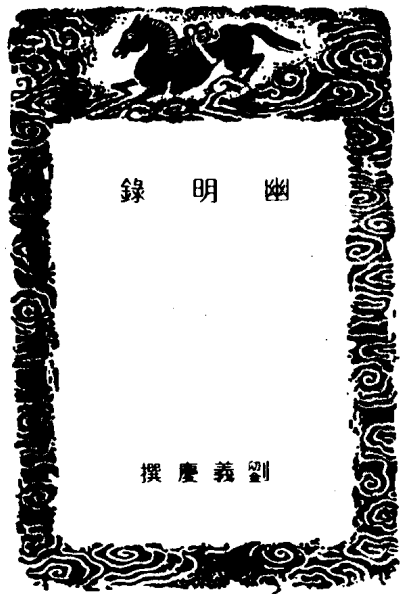
甄異記

賈弼夜夢見其頭爛日人見皆驚遂能半面啼半面

查道

待制查道奉使高麗晚薄一山而止望見沙中有一婦人紅裳鬟祖髻紛亂肘後微有紅鼠查命水工以箭投於水中勿令傷婦人得水偃仰復身望查拜手感戀而沒水工曰某在海上未曾見此何物查曰此人魚也能與人姦處水族人性也

完



幽明錄

宋彭城王劉義慶撰

頃縣下有眩潭以視之眩人眼凶以為名傍有田陂昔有人船行過此陂見一大蛟死在陂上不得下無何見一人長壯為衣立於岸側語行人云昨下陂不過而死可以報眩潭行人曰眩潭無人何可報為衣人曰但至潭便大言之行人如其言須臾潭中有號泣聲晉元熙中桂陽郡有一老翁常以釣為業後清晨出釣遇大魚食餌掣給甚急船人奄然俱沒家人尋翁于釣所見老翁及魚並死為釣所纏魚腹下有丹字文曰我聞曾譚樂故縱精潭來磯死弊老翁持釣數見欺好食亦鯉鱸今日得汝為

海太守過之周設僕作伎至夜廋還舫中天曉廋自披屏風呼叔迫何囊不起左右撫看氣絕久矣到明年縣內病死者數千

徐琦每見一女子姿色甚美便解臂上銀鈴贈之董卓信巫軍中常有巫都言禱求福利言從卓求布會卒無布有手巾言曰可用耳取筆便書巾上如作兩口一口大一口小相累以舉謂卓曰慎此也卓後為呂布所殺後人則知說呂布也

淮南牛渚津水極深無可算計人見一金牛形甚瑰壯以金為鎖絆

未陽縣北東有蘆塘地八頃其深不可測中有大魚常至五日一躍奮出水大可三圍其狀異常每躍出水則小魚遂進隨水上岸不可勝計

某郡張甲者與司徒蔡謨有親僑住讓家暫停數宿過期不返謨晝眠夢甲云暫行忽得暴病患心腹痛脹滿不得吐下某時死主人殮殮悲涕相對又云我病名乾霍亂自可治但人莫知其藥故今死耳謨曰何以治之甲曰取口口生斷去腳吞之則愈謨覺使人往甲所驗之果死問主人病時日皆與夢符後有乾霍亂試用輒差

會稽施子然有一人身著練單衣輪直造席捧手與子然語子然問其姓名即答曰僕姓盧名鈞家在墳窟邊臨水復經中甸中其作人擲田塍西溝邊故墟忽見大頭滿中蟻姑將近斗許而有數頭極壯一箇彌大子然至是始悟曰近日客稱盧鈞反音則蟻姑家在墳窟即西坎也悉灌以沸湯自是遂絕

晉司空都方回恭婦於禹山使會稽郡吏口史澤治墓

幽明錄

多平夷生墳復口虛構制甚偉器物殊盛家發開破為聲白是每如此

元嘉初散騎劉備家在丹陽郡後常閉居而天大口兩見門前有三小兒皆可六七歲相率投籬而並不沾籬驚疑非人俄見共爭一瓠壺子備引彈彈之正中壺霍然不見備出問人前得一壺而泣曰此是小兒物不知何出在此備具說之

清河崔茂伯女結婚裴氏刻期未至女眷已提一金嬰受一升許徑到裴牀前立以嬰贈裴

顧長康在江陵愛一女子遺家長康思之不已乃畫作女形著著壁上誓處正刺心女行十里忽心痛如刺不能進

餘杭人沈縱素貧與父同入山還未至家見一人左右導從四百許前車轎重馬鞭夾道兩傳如二千石遙見縱父子便喚住就縱手中燃火縱因問是何貴人答曰嗣山王在餘杭縣南縱知是神叩頭云願見祐助遂去後入山得一玉枕縱從此如意

桓玄既肆無君之心使御史嘗太傅口道子於安城立在南州忽見一平上轎人持馬鞭通云蔣侯來玄驚愕然便見階下奴子御轎車見一士大夫自云是蔣子文君何以害太傅與為伯仲願視之問便不復見

廣陵韓尋字興彥陳敏反時與敏弟核戰於尋陽避當下馬覺鞭重見有錄錦囊中有短卷書著背皆不知所從來開視之故裝紙佛神呪經

成彪兄喪哀悼情氣盡夜哭泣後釣於淨經所共飲處釋綸悲感有大魚跳入船中俯視諸小魚彪仰天號慟俛而見之悉放小魚大者便跳出船去夜見兄來共語

提二十罇酒一盤梨蔬之引酌相勸
襄陽城南有秦民慕爲性至孝親沒泣血三年人有爲
其口夢我詩者民間共羨酒不自勝

孫權時南方造吏獻督走過宮亭湖廬山君廟請願下
故于巫求吏督吏叩頭曰督獻天子必乞哀念神云臨
入石頭當相遣吏遂去遠石頭有三尺鯉魚跳入船吏
破腹得之

安開者安成之俗師也善於幻術時王凝之爲江州向
王嘗行陽爲王刷頭簪荷葉以爲帽與王嘗當時亦不
此帽之有異列坐之後荷葉乃見舉座驚駭王乃知之
晉宋黃祖奉親至孝母病篤夜禱於天漢開時有一
老公將小兒持箱自通即以兩丸藥賜母服之患頓消
因以停宿夜中廳事上有五色氣除天琴歌清好祖往
視之坐斗帳裏四角及頂上各有一大珠形如鵝子口
彩炫耀

晉太康元年餘杭人姓王失其名往上海過廟乞福既
去已行五六里忘履未及取一白衣人持履後至云官
使還君化爲鶴飛入田中

石勒問佛圖澄劉曜可捨北可見否澄令童子齋七日
取麻油掌中研之燈檠檠而呪有頃舉手向童子掌內
晃然有異澄問有所見否曰惟見一單人長大白首有
吳望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其年果生擒曜

劉松在家忽見一鬼杖劍斫之鬼走松起逐見鬼在高
山巖石上臥仍往逼突羣鬼爭走遺棄棹杵白及取餘
藥回將遺棄爲人合藥時臨熟取一經此日音無不效

廣陵有冢相傳漢江都王遠之墓也常有村人行過見

幽明錄

地有數十具廬取一具持歸暮即叩門求磨甚急旦送
苦故處

平都縣有南陵上有冢行人於陵取得經道逢冢中人
來云何故取吾魚奪善車上面去
始與雲水源有湯泉每至霜雪其上蒸氣高數十丈泉
中常有細赤魚出遊其有獲者

巴正縣金剛以上卅里名黃金湖古有釣於潭獲一金
銀引之滿一船金牛出聲兒奔壯奮躍還潭飲久乃盡
約人力碎得數尺故潭瀨取名

桓玄在南郡國第居時出諸般荆州干鶴穴逢一老公
騎青牛形色瓌異桓即以所乘馬易牛乘至零陵駛非
常因息駕次牛乃竟入水不出桓遺規守終月絕蹤也
元嘉中益州刺史吉翰還爲南徐州先於蜀中載一青
牛下常自乘之恆於目前養視翰遠疾多日牛亦不肯
食及亡牛流涕滂沱吉氏喪未還都先遺驅牛回宅牛
不肯行人知其異即止待喪既下船便隨去

桓沖鎮江陵正會夕當烹牛牛忽熟視帳下都督甚久
目中泣下都督祝之曰汝若能向我跪者當啓活也牛
應聲而拜眾甚異之都督復謂曰汝若徧拜眾人者真
往牛涕頰如雨遂拜不止值沖醉不得啓遂殺牛沖醉
止得啓沖聞之歎息召督痛加鞭罰

譚軍琅琊王華有一牛甚快常乘之齒已長華後夢牛
語之曰我老不復堪苦載二人尚可過此必死華謂偶
爾夢與三人同醉載還府牛果死

曲阿虞胘所居宅內有一早筍樹大小圍高十餘丈枝
條扶疏蔭覆數家諸鳥依其上胘令奴斫上枝因墜殆
死空中有罵詈者言虞胘汝何意伐我家居便以瓦石

推擲大小並委頓如屯一年便消滅
殷仲宗以隆安初入蜀爲毛球參軍至涪夜夢登春宮在
亭屋中忽有一鬼體上皆毛於窗牖中執仲宗臂仲宗
大呼左右來救之鬼乃去

石虎時太極殿鬪賢人之象頭縮入肩中
義興周起出爲謝脩司馬在江陵妻許氏在家夜遙見
屋裏白光一死人頭在地血流甚大驚怪即便失去後
起破法

太原王仲德年老少時遭亂避胡賊絕粒三日草中臥
忽有人扶其頭呼云可起昭襄王便驚覺見一小兒長
四尺即隱乃有一囊乾棗在前敵之小有氣力便起
河南人趙良與其鄉人諸生之長安至新安界遇霖雨
糧乏相謂曰飢那得美食邪應時羹飯具備有人聲語
云進疏食眾取啖之各得飽

謝安石嘗桓溫之世極懼不全夜忽夢乘桓車行十六
里見白雞而止不得復前莫有解此夢者及溫後代居
宰相麻十六年得疾安方悟云十六里者十六年見雞
住首今太歲在酉吾病殆將不起乎少日而卒

蔡廓作豫章郡未發大兒始迎婦在路次兒欲婦脫紅
衣挂紅頭塗墮水即沒徐漢之作揚州登樓南岸厚賞
漁人及昆侖共尋覓至三更不得婦哀泣之間勞婦如
夢聞告之曰吾今在柳下以告婢婢白之令水王
沒覓果見尸坐在缸下初出水顏色如平生

宮亭湖邊傍右間有石數枚形圓若鏡明可鑑人謂之
石鏡後人過以火燎一枚其人眼遂失明

晉義熙中羌主姚駘環洛陽滿取輒得一雙雄雞並金
色交頸長鳴聲達九皋

幽明錄

九

楚文王少時好獵有人獻一鷹文王見之爪距神爽殊
 絕常鷹故為獵於雲夢且網布野煙燒灑天毛華羽族
 爭噉驚搏此鷹軒頸目遠視雲際無持慮之志王曰
 吾鷹所獲以百數海鷹曾無恣意將欺余耶獻者曰若
 効於雉兔臣豈敢獻俄而雲際有一物凝翔鮮白不辯
 其形鷹便竦而升蓋若飛電須臾羽墜如雪血下如
 雨有大鳥墜地度其兩翅廣數十里兩口邊有黃人莫
 能識時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鶴也文王乃重賞之
 項縣民姚牛年十餘父為鄉人所殺牛賣衣市刀園欲
 報警後手刃之於眾中吏捕待官長深矜孝節為推遷
 其事會赦得免後令出獵逐鹿入草草有深穿數處
 馬將趨之忽見一老舉杖擊馬馬驚避不得及鹿令怒
 引弓將射之老曰此中有弄恐君墮耳令曰汝為何人
 老跪曰民姚牛父也感君活牛故來謝恩因滅不見令
 感在官數年多惠於民

桂陽羅君章二十許都未有學問常晝寢夢得一鳥
 卵五色雜光不似人間物夢中因取吞之於是漸有志
 向遂更勤學讀九經以清才聞

句華人至東海對暹暮不至門見路傍有小屋燈火相
 應投寄宿有一小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鄰家女自伴
 夜去彈琴笙篋至曉此人謝去問其姓字女不答彈弦
 而歌曰連綿葛上簾一緩復一緩欲知我姓名姓陳名
 阿登

樂安縣事故經荒亂人民飢死枯體填地每至天陰將
 雨輒吟呻歎聲聒耳如蛙

建德民盧敬如廁有一人授手內草與之不觀其形如
 此非一遇後至廁久無送者但聞戶外關聲窺之正見

死奴與死婢爭先進草奴適在前婢便於後擲之由此
 輒兩相爭食頃欲欲出婢奴陣勢方未已乃聞聲叱之
 奄如火滅自是遂絕

桓大司馬鎮藉折時有何參軍晨出行于山野中溺死
 人側骸上還查殺夢一婦人語云君佳人何以見穢汚
 春當令知之是時有某虎人無敢行及夜出者何常穴
 擊作溺穴其夜趨穴欲溺虎來囓斷陰莖即死

晉孝武帝母李太后本賤人簡文無子曾偏令善相者
 相宮人李太后給早後不豫為相者指之此當牛貴子
 而有虎厄帝因幸之生孝武及會稽王道子既尊位
 殿相者之驗而帝有虎害且生所未見乃令人畫作虎
 象以厭之因以手撫畫打虎戲便患手腫痛遂以疾崩
 海中自命臺出水百丈結構巧麗窮盡神工橫光耀渚
 疎暉星漢其內有金几雕文備制上有百味之食

王伯陽亡其子營葬得三椽棺移置南岡夜夢魯肅願
 云當殺汝父奉復夢見伯陽公營肅與弟爭墓後於坐
 榻上見數升血疑魯肅殺之故也墓今在長廣橋東一
 里

華陽參軍夢一婦人前跪自稱先難近水喻後誠能見
 披離不能富貴可令若薄免禍參軍若曰何以為語婦
 人曰若見清邊上有銀釵則我也參軍明口覓果見一
 毀墳其上有銀移世高燥處卻十餘日參軍行至東橋
 牛奔直趨水垂墜忽轉正得無恙也

有人相羊叔子父墓有帝王之氣叔子於是乃自掘斷
 墓後相者又云此墓猶當出折臂三公叔子止騎乘及
 為襄陽縣督盤馬落地遂折臂

淮南郡有物夜見人髮太守朱誕曰吾知之矣多置繒

以塗壁夕有數蝙蝠大如雞集其上不得去殺之乃絕
 屋椽下已有數百人頭鬚

晉孝武帝於殿北窗下清暑忽見一人著白夾黃絲單
 衣舉身沾溼自稱華林池水中之神名曰淋岑君若著
 見待當相禍時帝飲已醉取所佩刀擲之刀空過無
 礙神答曰不以佳事垂接當令知已而君少時暴崩皆
 呼此是為禍也

譙郡胡叢之娶李氏十餘年無子而婦亦哭之慟汝竟
 無遺體然何深婦忽然起坐曰感君悼我不即朽
 君可瞑後見就如平生當為君生一男君避風觀之
 如言不取燈燭暗而就之復曰凡人亦無生理可別作
 屋見置瞻視滿十月然後復爾未幾婦身微暖如未
 亡既及十月果生一男男名靈產

海陵民黃華父家貧常大風雨散錢飛至其家拾而得
 之幸後巨富錢至數千萬遂擢名於江表

苻堅時有射師經嵩山望見松樹有一雙白鳥似鶴而
 大至樹下又見一蛇長五尺許上樹取鳥未至鳥一丈
 鳥便欲飛蛇張口翁之鳥不得去欲紛一食頃鳥轉欲
 因射師引弩射三矢蛇傾而鳥得脫去於百餘步山邊
 整理毛羽須臾雲晦雷發驚耳駭目射師驚怖不得旋
 踵而鳥徘徊其上毛落紛紛似相援如此數陣雲電息
 滅射師得免已而鳥亦高飛

山陰縣九侯神山上有壑填壑前有古井常無水及請
 告神即水涌出供用足乃復漸止

巴丘縣有坐師舒禮晉永昌元年病死復活云死時土
 地神將送詣太山人適禮舍門前土地神問吏此是何
 等舍門吏曰道人舍從人指巫師為道人也土地神曰

是人亦是道人便以相付禮入門見數千屋皆懸竹簾自然林樾男女異處有誦經者唱偈者自然飲食快樂不可言盡文書名已至太山門而身又不到惟人士地神云道見數千間瓦屋即問吏言道人即以付之於是遺神即錄取禮觀未偏見有一人八手四股捉金杵遂欲撞之便佈走還出門神已在門迎捉太山府君問禮云卿在世間皆何所為禮曰事三萬六千神為人辭除祠祀或殺牛饋豬羊雞鴨府君曰汝非應上熱熱便牽著熱所見一物牛頭人身捉鐵叉又禮著熱上宛轉身體身體焦爛求死不死一宿二日府君問主者禮壽命應盡為願奪其命校錄籍餘第八年乃命將錄求牛頭復以錢叉又著熱邊府君曰命遺卿歸終其餘簿勿復殺生淫祠禮乃還活不復為巫師

幽明錄

傳通地是媒人繼是其對所獲二物悉示春春始知靈驗
漢明帝永平五年刺縣劉晨一作阮肇共入天台山取谷皮迷不得返經十餘日糧食乏盡飢餓始以遙望山上有一桃樹大有子實而絕巖邃澗了無登路攀葛乃得至破數枚而飢止體充復下山持杯取水欲盥漱見燕宵葉從山眼流出甚鮮新復一杯流出有胡麻稼相謂曰此去人徑不遠度出一大谿谿邊有二女子姿質妙絕見二人持杯出便笑曰劉阮二郎捉向所流杯來晨肇既不識之二女便呼其姓如與有舊相見忻喜問來何晚即因宴還家簡瓦屋南壁及東壁下各有一大牀皆施絳羅帳為縣鈴上金銀交錯牀頭各十侍婢便載云劉阮二郎經涉山阻向西得寶實猶尚虛弊可速作食有胡麻飯山羊脯甚美食畢行酒有莘女又各持三五桃子笑而言賀女婿來消甘作樂劉阮忻怖交并至暮令各就一帳宿女往就之言聲清婉令人忘愛至十日後欲求還去女云君已來此乃宿福所招與僊女交接流俗何所樂哉遂往半年天氣常如二三月長華求歸不已女乃僊主女子有三十人集會奏樂共送劉阮指示還路既出親舊零落邑屋全異無復相識問得七世孫傳聞上世入山迷不得歸
文翁常願斷大樹處去地一丈八尺翁先祝曰吾若得二千石斧當著此處因擲之中口一丈八尺處後果為

河東賈炳小名盤兒甚諳究世譜義熙中為瑛郡府參軍夜夢有一人大鼻而瘦貌甚多矚目請之曰愛君之貌欲易頭可乎乃於夢中許易明朝起自不覺而人悉驚走瑛郡王大驚遣傳教呼視到瑛郡遙見起還內躬取鏡自看方知怪異因還家家人悉驚入內婦女走藏獨坐自陳設良久并遣人至府檢問方信後能半面啼半面笑兩于各捉一筆俱書辭意皆美此為祟也餘並與人同
襄邑縣南有瀨鄉老子廟廟中有九井潔齋入汲一井餘八井水並動
王衣相見郭景純請為一卦卦成郭意甚惡云有幾厄公能命駕西出數里得一柏樹截如公長置常寢處災可消也王從之數日果震柏木粉碎
吳興縣時家僮客姓王有少婦美色而眇中弟極往就之客私懷忿怒具以白眇曰中弟作此甚為無理願尊敕語眇以問弟第大罵曰何緣有此必是妖鬼敕令格殺官初猶不敢約屬分明後來閉戶欲縛之便變成大狸從窗中跳出
董仲舒下帷獨詠有客來詰語遂移日舒知其非常客又云天欲雨仲舒因此戲之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狸則是鼠鼠客問此言色動形壞化成狐狸而去
吳北寺終祚道人臥齋中鼠從坎地出言終祚後數日必當死終祚呼奴令買犬鼠云亦不畏此也但令犬入此戶必死須臾犬至果然終祚乃下聲語其奴曰明日入市屠十擔水來鼠便已逆知之云止欲水澆取我我穴周流無所不至竟日澆灌了無所獲密令奴更借三十餘人鼠云吾上屋居奈我何至時處在屋上奴各圍

鼠云阿周盜二十萬錢開庫實如所言也奴亦叛去終祿嘗為商賈附其戶而謂鼠曰汝正欲使我富耳今遠行勤守吾房中勿令有所零失也時桓立在南州禁殺牛甚急終祿載數萬精買牛皮還東貨之得二十萬還室牢閉一無所失鼠亦絕後遂富積

曲阿有一人忘姓名從京還適暮不得至家遇雨宿廢屋中雨止月朗遙見一女子末止屋檐下便有恐難之音仍解腰中絛繩懸屋梁自縊又燈屋檐上有如幸繩者此人密以刀斷繩又斫屋上見一鬼西走向曙女氣方蘇能語云家在村因母喪之求死此人歸向女父母說其事或是天運使然因以女嫁為妻

義熙中江乘縣忽有一板廣數尺長二丈餘極停在此洲籍采菱及捕魚者資此以自濟後有數人共乘板入湖試以刀斫即有血出板仍沒數人溺死

嵩高山北有大穴晉時有人誤墜穴中見二人圍棋下有一杯白飲亦與墜者飲竟氣力十倍棋者曰汝欲停此否墜者曰不願停棋者曰從西行有大井其中有蛟龍但投身入井自當去若懶取井中物食之墜者如言又半年乃出蜀中因入洛問張華華曰此何館也所飲者玉漿也所食龍肉石髓

阮瞻素乘無鬼論世良能難每自謂理足可以正幽明忽一鬼通姓名作客語之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辨與言良久及鬼神事反覆甚善鬼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獨言無邪即僕便是鬼遂變為異形須臾消滅阮嘿然意色大惡年餘病卒
吳興徐長夙與鮑南海有神助之交欲授以祕術先謂徐宜有納誓徐誓以不仕於是受教常見八大神在

側能知來見往才識日異縣鄉翁然有美談欲用為縣主簿徐心悅之八神一朝不見其七餘一人偃傲不如常徐問其故答云君違誓不復相為使身一人留衛錄耳徐仍還錄遂退

王輔嗣註易輒笑鄭玄為儒云老奴無意于時夜分忽聞外閣有者履聲須臾進云鄭玄哀之曰君年少何以輒穿鑿文句而妄說詆老子極有忿色言竟便退輔嗣心生異惡少時遇病而卒

河南陽起字聖卿少病瘵逃於社中得素書卷遺劾百鬼法所劾輒效為日南太守母至廟上見鬼頭長數尺以告聖卿曰此蕭霜之神効之出來髮形如奴送書京師朝發暮返作使當千人之方

晉世王彪之年少未冠嘗獨坐齋前有竹忽聞有款聲彪之惕然怪似其母因往看之見母衣服如生彪之跪拜欲歇母曰汝方有奇厄自今已去當見一白狗若能東行出千里三年然後可得免矣忽不復見彪之悲悵達旦既明獨見一白狗徑隨行止便經營行裝將往會

際及出千里外三年乃歸齊中復聞前聲往見母如先語曰能用吾言故來慶汝汝自今已後年踰八十位班
六司後皆如母言

東昌縣山有物形如人長五尺裸身披髮長五六寸常在高山巖石間住暗啞作聲而不成語能嘯相呼常應於幽昧之間不可極見有人伐木宿於山中至夜眠後此物抱子從洞中發石取蝦蟹就人火邊燒煮以食兒時人有未眠者密相覺語齊起共突擊便走而遺其子豈知人嗾也此物便男女羣其引石擊人極得子然後止

晉司空桓豁在荊州有參軍五月五日射鵝鵝舌致命學語遂善能效人語笑聲司空大會吏佐令悉效四座語無不絕似有一佐驛鼻語難學學之未似因內頭於囊中以效焉遂不異也主典人於鵝前盜物參軍如鵝鵝伺無人密白主典人盜于種一二條列銜之而未發後盜牛肉鵝復白參軍參軍曰汝云盜肉當應有驗鵝曰以新荷葉著屏風於檢之果獲捕加治而盜者怨思以熱湯灌殺之參軍為之悲傷累日遂請殺此人以報其怨司空曰原殺鵝之痛誠合治然不可以禽鳥故而極之於法令止五歲刑也

吳興錢乘孫權時曾晝臥久不覺兩物沫出者數升呼而呼之問何為曰適見一老公食以腐筋恨未盡而呼之乘本肥瘠既爾之後遂以力聞官至無難監

魏武帝猜忌晉宣帝父子非曹氏純臣又常夢三四馬在一槽中共食覺猶憶之因召文明二帝告以所見並云防理自多毋為橫慮帝然之後果移器悉如夢焉

王丞相茂弘夢人欲以百萬錢買大兒長孫丞相甚惡之潛為所購者掘地作屋得一窖錢料之百萬億大懼一皆藏閉俄而長孫亡

隴西秦嘉字士會雋秀之士婦曰徐淑亦以才美流譽桓帝時嘉為曹掾赴洛淑歸寧于家盡臥流涕復面視怪問之云適見嘉自說往律鄉亭病亡二客俱留一客守喪一客賣書還日中當至舉家大驚有預書至事如夢

餘杭縣南有上湖湖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馬看戲將三四人至亭村飲酒小醉暮還時炎熱因下馬入水中枕石眠馬斷轡走歸從者悉追馬至暮不反眼覺日已向

不不見人馬見一婦來年可十六七云女郎再拜日已
 向暮此間大可畏君作何計問女郎姓何那得忽相聞
 復有一少年年可十三四甚了了乘新車後二十人
 至呼上車云大人暫欲相見因迴車而去道中語絡繹
 把火草城郭邑居至便入城進廳事上有信幡題云河
 伯俄見一人年三十許顏容如畫侍衛繁多相對欣然
 敕行酒炙云僕有小女頗聰明欲以給君箕帚此人知
 神敬畏不敢拒逆便敷備辦令就郎中婚承白已辦送
 絲布單衣及紗裙綉衫衫履履皆精好又給十小
 吏青衣數十人婦年可十八九姿容婉媚便來三日後
 大會客拜閣四日云禮既有限當發遣去婦以金甌磨
 香與與塔泣涕而分又與錢十萬藥方三卷云可以施
 功布德復云十年當相迎此人歸家遂不肯別婚辭親
 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者一卷脈經一卷湯方一卷
 九方周行救療皆致神驗後母老邁兄喪因遲婚宦
 江淮有婦人為性多慾存想不舍日夜常醉且起見屋
 後二小童甚鮮潔如官小吏者婦因欲抱持忽成二掃
 帚取而焚之
 鍾繇忽不復朝會意性有異於常僚友問其故云嘗有
 婦人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後來止戶
 外曰何以有相殺意元帝曰無此殷勤呼入亦有不忍
 乃微傷之便出去以新絲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迹至
 一大塚棺中一婦人形體如生白練衫丹繡繡襦傷一
 牌以繡襦中懸拭血自此便絕
 吳時陳德以商賈為事驅驢夜行忽過一空宅廣廈朱
 門都不見人倦幸驢入宿至夜聞有語聲小人無畏敢
 見行災便有一人徑到倦前叱之曰汝敢輒入官舍時

幽明錄

龍月曖昧見其面上鰲深目無瞳子臂露齒手執黃
 絲繩即奔走投村具說事狀父老云舊有惡鬼明日看
 所見屋宅處並高墳深塚
 孫權病至啓云有鬼著絹巾似是故將相呵叱初不願
 徑進入宮其夜權見魯肅來衣巾悉如其言
 秣陵人趙伯倫曾往襄陽船人以豬為禱及祭但腹肩
 而已爾夕偷夢見一翁一媪鬢首蒼蒼著布衣手
 持機織怒之明發輒觸紗衝石皆非人力所築更設厚
 簾即獲流遁
 桂陽人李經與朱平帶戟逐馬行百餘步忽見一鬼長
 丈餘止之曰李經有命豈可殺之無為必傷汝手平乘
 醉直往經家鬼亦隨之平既見經方欲奮刃忽忿然不
 動如被執縛果傷左手指焉遂立庭間至暮乃醒而去
 鬼曰我先語汝云何不從言終而滅
 彭虎子少壯有膂力嘗謂無鬼神死俗巫戒之云某
 日決殺當還重有所殺宜出避之合家細弱悉出逃隱
 虎子獨留不去夜中有人排門入至東西屋覓人不得
 次入屋間廬室中虎子遠避無計牀頭先有一窠便入
 其中以板蓋頭覺母在板上有人問板下無人邪母云
 無相率而去
 鄧艾廟在京口上有一草屋晉安北將軍司馬恬於病
 中夢見一老翁曰我鄧公屋舍傾壞君為治之後訪之
 乃知艾廟為立瓦屋隆安中有人與女子會於座神上
 有一蛇來繞之數匝女家追尋見之以酒脯禱祠然後
 得解
 阮德如嘗於廁見一鬼長丈餘色黑而腹大著白單衣
 平上曠去之咫尺德如心安氣定徐笑而謂之曰人言

幽明錄

鬼可憎果然鬼報而退
 穎川陳慶家後有神樹多就求福遂起廟名天神廟
 慶孫有烏牛神于空中言我是天神樂聊此牛若不與
 我來月二十日當殺爾兒慶孫曰人生有命不由汝
 至日兒果死復言汝不與我至五月殺汝婦又不與至
 時婦果死又來言汝不與我秋當殺汝又不與之秋遂
 不死鬼乃來謝曰君為人心正方受大福願莫道此事
 天地聞之我罪不細實見小鬼得作司命度事幹見君
 婦兒終期為此欺君索食耳願深恕亮君錄籍年八十
 三家方如意鬼神祐助吾亦當奴僕相事遂聞稽顙聲
 既冲字叔讓中山人為雲社令未至慮懷縣忽有一人
 來通云社郎須臾便至年少容貌美淨既坐寒溫云大
 人見使食恭高接欲以妹與君婚故來宣此意既愕然
 曰僕長大且已有家何緣此理社郎復云僕老翁見有婦
 令色少雙必欲得佳對云何見拒甄曰僕老翁見有婦
 豈容遠越相與反覆數過甄殊無動意社郎有悲色云
 大人當自來恐不得爾遂既去便見兩岸上有人著輻
 捉馬鞭羅列相隨行從甚多社公尋至盧簿導從如方
 伯乘馬與青驢赤絡覆車數乘女郎乘四望車錦步障
 數十張婢子八人夾車前衣服文彩所未嘗見便于甄
 傍邊岸上張幔屋舒簾席社公下隲漆几坐白旃坐褥
 玉唾壺以瑋瑁為手巾籠提白麝尾女郎御在東岸黃
 門白拂夾車立婢子在社公引佐吏令前坐當六十
 人命作樂器悉如瑤瑤社公謂甄曰僕有陋女情所鍾
 愛以君體德令茂食結親援因遣小兒已具宜此旨甄
 曰僕既老梓已有室家兒子且大雖貧貴聘不敢開命
 社公復云僕女年始二十姿色淑令四德克備今在岸

幽明錄

上勿復為煩但當成禮耳甄推之轉苦謂是邪魅使拔乃被膝上以死拒之不復與語社公大怒便令呼三斑兩虎來張口正赤髮呼裂地徑跳上如此者數十相守至天明無如之何便去留一牽車將從數十人欲以迎甄甄便移至惠懷上縣中住所迎車及人至門中有一人著單衣頓向之揖于此便住不得前甄停十餘日方敢去故見二人著幘捉馬鞭隨至家至家少日而婦病遂亡

隆安初陳郡殷氏為臨湘令縣中一鬼長三丈餘致上屋猶垂腳至地殷入便求命之每搖屏風動窗戶病轉甚其弟觀亦見惶拔刀在側與言爭鬼語云勿為我我當打汝口破鬼忽隱形打口流血後遂鳴辭成殘廢人吳中人姓顧住出舍遠行去舍十餘里但聞西北隱隱因舉首見四五百人皆赤衣長二丈倏忽而至三重圍之顧氣奄奄不通轉轉不得且至踊圍不解口不得語心呼北斗又食頃鬼相謂曰彼正心在神可捨去語如霧除顧歸舍疲極臥其夕戶前一處火甚盛而不然鬼紛紜相就或往或來呼顧談或入去其被或上頭而輕于鴻毛開晨失

晉桓豹奴為江州時有甘錄事者在臨川郡沿下兒年三十遇病死埋著家東葦家之間旬日忽聞東路有打鼓倡樂聲可百許人徑到甘家問錄事在不故來相詣賢子亦在此止聞人聲亦不見其形也乃出數里與之俄頃失去兩髮皆空始聞有鼓聲臨川太守謂是人戲必來詣已既而寂爾不到聞謝謫之大驚首升平元年鄴縣陳素家富娶婦十年無兒夫欲娶妾婦辭阿神明忽然有身鄰家小人婦亦同有因貸鄰婦

云我生若男天願也若是女欲是男首當交易之便其相詣鄰人上男此婦後三日生女便交與之素欣喜至十三當祠祀家有老婢素見鬼云見府君家先人來至門便住但見一羣小人來座所食飯此祭父甚疑怪便迎見鬼人至祠時轉令看言語皆同素便入問婦婦懼說言此事還男本家喚女歸

鄉縣胡章與上虞管雙善好干戈雙死後章夢見之羅刃說其前受甚不樂明日以符貼壁章欲近行已泛舟理概忽見雙來拳面之云夫人相知情貫千載昨夜就卿誠值眠吾即去今何故以符相厭大丈夫不體天下之理我畏符乎

蔡議在廳事上坐忽聞鄰左復魄聲乃出庭前望正見新死之家有一老嫗上著黃羅巾袖下著縹帶飄然升天剛一喚聲輒回顧三喚三顧徘徊良久聲既絕亦不復見問喪家云亡者衣服如此

晉升平元年任懷仁年十三為臺書佐鄉里有王祖復為令史懷龍之懷仁已十五六矣頗有異意祖復恨至痛與殺懷仁以棺殮埋于徐許後田頭許後窗息田上忽見有象至朝中暮三時食輒分以祭之呼云田頭鬼來就我食至眠眠時亦云來伴我宿如此種時後夜忽見形云我家則當除服作祭祭甚豐厚君明隨去許云我是生人不當相見鬼云我自隱君形神便隨鬼去計行食頃便到其家家大有客鬼將許上靈座大食滅合家號泣不能自勝謂其兒還見王祖來便曰此是殺我人猶畏之便走出許即形露家中大驚具問許因敘本末遂隨許迎喪既去鬼便斷絕

東萊王明兒居在江西死經一年忽形見還家經日命

招親好叙平生云天曹許以暫歸言及將離語便流涕問訊鄉里備有情焉敘兒曰吾去人間便已一周思親桑梓命兒同觀鄉閭行經鄧艾廟令燒之兒大驚曰艾生時為征東將軍沒而有靈百姓祠以祈福奈何焚之怒曰艾今在尚方摩盤十指垂榻豈其有神因云王大將軍亦作牛驥馳給幣桓溫為卒同在地獄此等並困劇理盡安能為人損益汝欲求多福者正當恭慎盡忠孝順無患怨便善流無極又令可錄指尸甲死後可以贖罪又使高作戶限鬼來入室內記人罪過越限贖罪則忘事矣

晉左軍琅琊王凝之夫人謝氏頓亡二男痛惜過甚街淚六年後忽見二兒俱還並著械慰其母曰可自剖兒並有罪謫宜為作福于是得止哀而動為求請

桓恭為桓石氏參軍在丹徒所住廡前一小陷穴許視是古墓棺已朽壞桓食常先以鮭飯投穴中如此經年後眼始覺見一人在廡前云吾終沒以來七百餘年後嗣絕滅丞皆莫寄君極食見橋及感德無已依君籍當應為宰州刺史後果如言

晉太元十年阮瑜之居在始興佛圖前少孤貧不立哭泣無時忽見一鬼書持著前云父死歸立冥何為久哭泣卻後三年中君家可得立僕當寄君家不使有損失勿畏我為凶要為君作吉後鬼恆在君家須用者鬼與之二三年若小差為鬼作食共譚笑語議阮問姓答云姓李名留之是君姊夫耳阮問那得來鬼云僕受罪已畢今暫生鬼道權寄君家後四五年當去日復何處去

晉義熙五年彭城劉澄常見鬼及為左衛司馬與將軍

若云當生世間至期果別而去

巢營解宇相接澄夜相就坐語見一小兒楮衣手把赤
鐵團團似芙蓉花數口菓大遭火

劉道錫與從弟康祖少不信有鬼從兄與伯少來見鬼
但辭論不能相屈常于京口長廣橋宅東云有沒鬼在

東籬上道錫笑便問其處率與伯俱去捉大刀欲斫之
與伯在後喚云鬼擊汝道錫未及鬼處便聞如有大杖

聲道錫因倒地經術乃醒一月日都差與伯復云應事
東頭桑樹上有鬼形尚孺長必害人康祖不信問在樹

高下指處分明經十餘日是月晦夕道錫逃閣中以鏡
刺鬼所住便還人無知者明日與伯蚤來忽驚曰此鬼

昨夜那得人刺之殆於都都不能復動臥亦當不久康大
笑

鄆縣故尉趙吉常在田陌間昔日有一蹇人臥埋在陌
邊後二十餘年有一遠方人遍趙所門外遠方人行十

餘步忽作蹇趙怪問其故遠人笑曰前有一蹇鬼故效
以戲耳

東魏徐忘名還作本郡宰墓在東安靈山墓先爲人所
發棺槨已毀謝玄在彭城將有齊郡司馬隆第進及東

安王箱等共取塚棺分以作車少時三人悉見忠更相
注連凶禍不已箱母靈語子孫云箱昔與司馬隆兄弟

取徐府君墓中棺爲車隆等死區喪破皆由此也

宋世焦湖廟有一柏枕或云玉枕枕有小垢時單父縣
人楊林爲賈客至廟祈求廟巫謂曰君欲好婚否林曰

幸甚巫即遣林近枕邊因入垢中遂見朱樓瓊室有趙
太尉在其中即嫁女與林生六子皆爲秘書郎歷數十

年並無思歸之志忽如夢覺猶在枕傍林憮然久之
京口有徐君者家甚饒常於江邊拾流柴忽見江中

幽明錄

連舡蓋川而來徑入浦對徐而泊遣使往云天女令
當爲徐郎妻徐入屋角隱藏不出母兄嫌勸厲強出未

至舡先令於別室爲徐郎浴水芬香非世常有贈以繒
絳之衣徐唯恐懼累膝林端夜無辭接之禮女然後發

遣以所贈衣物乞之而退家大小怨憤煎罵遂懷歎卒
爲立廟行旅禱祀極乃沉沒不者棹浮則舡爲之破壞

祚將去官乃大具斤斧將去民果明日當至其夜聞江
中响响有人聲往視移移去流下數里駐滯自中此

行者無復沈覆之患衡陽人爲祚立碑曰正德祈禱神
木爲移也

新縣縣民陳緒家晉永和中和且聞扣門自通云陳都尉
便自車馬聲而見形徑進呼主人其語曰我應來此當

權住若家相爲致福命緒施設牀帳於齋中或人語之
齋持酒禮求願所言皆驗每進酒食命人跪拜受闈裏

不得開視復有一人疑是狐狸之類因急把取此物
卻還牀後大怒曰何敢嫌試都尉此人心痛欲死主人

爲叩頭謝良久意解自後衆不敢犯而緒舉家無恙每
事益利此外無多損益也

晉太元中高衡爲魏郡太守成石頭其孫雅之在廢中
云有神來降自稱白頭公拄杖光耀照屋與雅之輕舉

宵行暮至京口晨已來還後雅之父子爲桓立所滅
疾官縣常有閣下神歲終詣吏殺牛祀之沛郡武曾作

令斷之經一年會遷作建威參軍當去神夜來問曾何
以不還食聲色極惡甚相譴責諸吏便於道中買牛其

謝之神乃去

南康宮亭廟殊有神驗晉孝武世有一沙門至廟神像

見之淚出交流因標姓字則昔友也自說我罪深能見
濟脫不沙門即爲齋戒誦經語曰我欲見卿真形神云

稟形甚醜不可出也沙門苦請遂化爲蛇身長數丈垂
頭梁上一心聽經目中血出至七日七夜蛇死廟亦歇

絕

安侯世高者安息國王子與大長者共出家學道言衛
城值主不稱大長者子輒悲世高恆呵戒之周旋二十

八年云當至廣州值亂有一人逢高唾手拔刀曰真得
汝矣高大笑曰我宿命負對故遠來相飲遂殺之有一

少年云此遠國異人而能作吾國言受害無難色將是
神人乎衆皆駭笑世高神識遺生安息國復爲王作子

名世高以年二十復辭王學道十數年語同學云當詣
會稽畢對過廬山訪知識遂過廣州見年少尙在徑授

其家與說昔事大欣喜便隨至會稽過積山廟呼神共
語廟神蟒形身長數丈淚出世高向之語蟒形便去世

高亦還船有一少年上船長跪前受呪願因遂不見廣
州客曰向少年即廟神得離惡形矣云廟神即是領長

者于後廟祝聞有鼻氣見大蟒死廟從此神歇前至會
稽入市門值有相打者誤中世高頭即卒廣州客還事

佛精進

晉元帝世有甲者衣冠族姓染病亡見人將上天謂司
命司命更推校算麻未盡不應枉召主者發遣令還甲

尤脚痛不能行無緣得歸主者數人其愁相謂曰甲若
卒以脚痛不能歸我等坐枉人之罪遂相率具白司命

司命思之良久曰適新召胡人庚乙者在西門外此人
當遂死其脚甚健易之彼此無損主者承赦去將易之
胡形體甚醜脚味可惡甲終不肯主者曰君若不易便

幽明錄

長決匪此耳不獲已遂聽之主者令二人並閉目俟忽
二人卻已各易矣即遣之豁然復生具為家人說發視
果是胡脚叢毛連結且胡吳甲本土愛翫手足而忽得
此了不欲見雖獲更活每惆悵於欲如死旁人見識此
胡者死猶未殯家近在笱子浦甲親往視胡尸果見其
脚著胡體正當殯殮對之泣胡兒並有至性每節胡兒
並悲思馳往抱甲脚號喊忽行路相逢便攀接啼哭為
此每出入便令人守門以防胡子終身惜穢未嘗誤視
雖三伏盛暑必復重表無暫露也

晉有干慶者無疾而終時有術士吳猛語慶之子曰干
疾未末竊我試為請命未可殯殮尸臥靜舍唯心下稍
緩居七日猛凌晨至以水激之日中許慶蘇為旋旋張
目開口尚未發聲闔門皆悲喜猛又令以水含酒乃起
吐血數升象能言語三日平復初見十數人來執縛桎
梏到獄同輩十餘人以次旋對次未至俄見吳君北面
陳釋王遂救脫械令歸所經官府皆見迎接吳君而吳
君與之抗禮節不知悉何神也

太元中北地人陳良與沛國劉舒友善又與同郡李焉
其為商賈曾獲厚利共致酒相慶而焉害良以葦裹之
棄之荒艸經十許日良復生歸家說死時見一人著赤
幘引良去造一城門門下有一牀見一老人執硃筆點
校籍赤幘人言曰向下土有一人姓陳名良遊魂而已
未有統攝是以將來校籍者曰可令便去良既出忽見
友人劉舒謂曰不圖于此相見卿今幸蒙尊神所遺然
我家廩屋後桑樹中有一狸常作妖怪我家數數橫受
苦惱卿豈能為我說此邪良然之既蘇乃詣官訴李
焉伏罪仍特報舒家人涕泣云悉如言因伐樹得狸

殺之其怪迷絕

北府案盧真者本中郎荀羨之吏也以晉太元五年六
月中病人經一宿而蘇云見羨之子粹驚言曰君等未
盡然官須得三將故不得便爾相放君若知有幹捷如
君者當以相代盧真即舉弓類梓曰類其事否盧真曰
額不復下已粹初令盧真疏其名緣書非鬼用梓乃索
筆自書之盧真遂得出忽見一會鄰居者死已七八年
矣為太山門主謂盧真曰索都督獨得歸耶因屬盧真
曰卿歸為謝我婦我未死時埋萬五千錢於宅中大牀
下本欲與女子市劍不意奄終不得言于妻女盧真許
之及蘇遂使人報其妻已賣宅移居武進矣因往語之
仍告買宅主令掘之果得錢如其數焉即遣其妻與女
市劍等而弓類亦匹府蓋共奇其事

瑛那入姓王忘名居錢塘妻朱氏以太元九年病公有
孤兒王復以其年四月暴死時有二十餘人皆烏衣兒
錄云到朱門白壁牀如宮殿更朱衣素帶立冠介幘或
所被著悉珠玉相連結非世中儀服復將前見一人長
大所著衣狀如雲氣王向叩頭自說婦已亡餘孤兒尙
小無依奈何便流涕此人為之動容云汝命自應來為
汝孤兒特與三年之期王訴云三年不足活兒左右一
人語云俗戶何處此問三年是世中三十年因便送出
又活三十年

晉升平末故章縣老公有一女居深山餘杭廣求為婦
不許公後病歿女詣縣買棺行半許逢廣女具道情事
女因口窮逼若若能往家守父屍須吾還便為君妻廣
許之女曰我聞中有豬可殺以餚作兒廣至女家有耕
學欣舞之聲廣披簾見鬼鬼在堂共捧弄公尸廣把杖

大呌入門羣鬼盡走廣守尸取籍殺至夜見尸邊有老
鬼伸手喚肉廣因捉其臂鬼不復得去持之逾堅但聞
戶外有諸鬼共呼云老奴貪食至夙甚快廣語老鬼殺
公者必是汝可速還精神我當放汝汝若不還者終不
贖也老鬼曰我兒等殺公耳即喚鬼子可還之公漸活
因放老鬼女載棺至相見驚悲因娶女為婦

有新妖鬼形瘦疲頓忽見生時友人於二十年肥健相
問訊曰卿那爾曰吾飢餓不自任卿知語方便故當
以法見教友鬼云此甚易耳但為人作怪人必大怖當
與卿食新鬼往入大墟東頭有一家奉佛精進屋西廂
有康鬼就推此窟如人推法此家主便語子弟曰佛憐
吾家貧令鬼推磨乃犂麥與之至暮磨數十斛疲頓乃
去遂罵友鬼卿那誰我及曰但復去自當得也復從大
墟西頭入一家奉道門傍有確此鬼便上確如人春狀
此人又言昨日鬼助某甲今復來助吾益犂穀與之又
給婢簪飾至暮得五十斛不與鬼食鬼犂大怒曰吾
與卿家婚姻非他比如何見欺以二日助人不得一甌
飲食友鬼曰卿自不遇耳此二家奉佛事道情自難助
今去可寬百姓家為作怪則無不得鬼復去得一家門
前有竹竿從門入見有一羣女子窗前共食至庭中有
一白狗便拖令空中行其家見比來未有此怪占云有
客鬼索食可殺狗并甘果酒飯于庭中祀之可得無他
便如師言鬼果大得食此後極作怪友鬼之教也
廣陵劉青松長起見一人著公服齋版云用為魯郡太
守投版便去後亦不復見版來日復召曰君便應到
職青松知必外入告妻子處分家計洗浴至曉見車馬
吏侍左青松奄忽而絕家人咸見其升車南出百餘步

漸高不見

安定人姓章北伐姚泓之時歸國至都住親知家時已獲濟有客來問之章云今雖免慮而體氣燥然未有口思作一羹無由能得至樓苦夜中眠熟忽有叩牀口口者云官與君錢便驚出戶見一千錢在外又見一鳥口頓子執板背戶而立呼主人共視比來已不復見而口用之

呂順喪婦更娶妻之從妹因作三幕構巢垂就輒無成一日順查臥見其婦來就同寢體冷如冰順以灰生之隔解語使去後婦又見其妹怒曰天下男子復何限汝乃與我其一婿作家不成我使然也俄而夫婦俱殞

順崇者建元中于江州溺於雨日即還家見形如平生多在妻奉氏室中妻初恐懼每呼諸從女伴伴於是鬼來漸疏時或暫來輒恣屬云食與生者接耳反致疑惡豈謂我歸意邪從女在內紡績之具遂見空中撒亂或授之于地從女怖懼皆去鬼即常見有一男纒三歲就母求食母曰無錢食那可得鬼乃懷恻循其兒頭曰吾不幸早世令汝窮乏愧汝念汝情何極已忽見將二百錢置妻前云可為兒買食如此經年妻轉貧苦不立鬼云卿既守節而貧苦若此直當相迎耳未幾妻得疾亡鬼乃寂然

馬仲叔王志都並遼東人也相知至厚叔先王卒後忽形見謂曰吾不幸早亡心極相念念卿無婦今為卿得婦當以十一月二十日送諸卿家但堵除設牀席待之到日都密堵除設天忽大風白日晝昏向暮風止寢室中忽有屏帳自施發視其中牀上有一婦花媚莊嚴臥牀上才能氣息中表內外驚怖無敢近者唯都得往

幽明錄

幽明錄

幽明錄

幽明錄

須臾便蘇起坐都問卿是誰婦曰我河南人父為清和太守臨當見嫁不知何由忽然在此都具語其意婦曰天應令我為君妻遂成夫婦往詣其家大喜亦以為天相與也遂與之生一男後為南郡太守

衛陽太守王矩為廣州矩至長沙見一人長丈餘著白布單衣將妻在岸上呼矩奴子過我矩省妻為杜靈之人缸其語稱敘希闊矩問君京兆人何時發來答云朝發矩怪問之杜答曰天上京兆身是鬼見使來請君耳

矩大懼因求紙筆曰君必不辭天上書乃更作折卷之從矩求一小箱盛之封付矩曰君今無開此到廣州可視耳矩到數月情愴乃開視書云令召王矩為左司命主簿矩意大惡因疾卒

近世有人得一小孩使來遺家未遂後日久此吏在窗下窺人見門中有一婦人年五六十肥大行步艱難吏眼失覆婦人至淋邊取錦囊覆之回復出門去吏轉側衣落婦人復如初此人心怪問問吏以何事求歸吏云母病次問狀貌及年皆如所見唯云形瘦不同又問母何患答云病腫耳印與吏假始出便得家信云母喪追計所見之肥乃是其腫狀也

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常在月中坐臨風鳴彈忽有一人形器甚偉者械有慘色至其中庭稱善便與共語自云是稽中散謂賀云卿下手極快但於古法未便因授以廣陵散賀遂傳之于今不絕

元嘉中太山巢氏生為相縣令居督陵家婢采薪忽有一人追之如相問訊遂共通情隨婢還家仍住不復去巢恐為禍夜輒出婢聞與婢謳歌言對大小悉聞不使人見見形者唯婢而已怪得錢物酒食日以充足每與

飲吹笛而歌歌云開夜寂已清長笛亮且鳴若欲知我者姓郭字長生

晉義熙中范寅為南康郡時贛縣吏說先入山采薪得二龜皆如一尺盤大薪未足遇有兩樹駢生吏以龜側置樹間復行采伐去龜處稍遠天雨樹復取後經十二年復入山見先龜一者甲已枯一者尚生極長樹木所夾處可厚四寸許兩頭厚尺餘如馬鞍狀

有人家甚富止有一男寵過常遊市見一女美麗賣胡粉愛之無由自達乃託買粉口往市得粉便去初無所言積漸久女深疑之明日復來問曰君買此粉將欲何施答曰意相愛樂不敢自達然極欲相見故假此以觀姿耳女悵然有感遂相許和刻以明夕其夜安寢堂屋以俟女來薄暮果到男不勝其悅把臂曰宿願始申于此歡躍遂從女惶懼不知所以因遁去明還粉店至食時父母怪男不起往視臥富就殮歛發篋中百餘錢胡粉大小一破其母曰殺我兒者此粉也入市偏買胡粉次此女比之手迹如先遂執問女曰何殺我兒女聞嗚咽具以實陳父母不信遂以訴官女曰妾豈復怯死乞一臨尸盡哀縣令許焉徑往撫之慟哭曰不幸至此若死魂而靈復何恨哉男豁然更生具說情狀遂為夫婦子孫繁茂

許攸夢烏衣吏奉漆案案上有六封文書拜跪曰府君當為北斗君會明年七月復有一案四封文書云陳康為主簿後康至曰今來當為彼聞益懼問康曰我作道師夙不過作社公今日得北斗主簿余為秀矣明年七月二人同日而歿

晉咸和初徐精遠行夢與妻寢有身當為巫師夙作社

幽明錄

幽明錄

公明年妻果產後如其言矣
 有貴人亡後永興令王奉先夢與之相對如平生奉先
 問還有情色平答曰某已至其家問婢後覺問其婢云
 此日麗夢耶君來
 徐羨之為王雉少傅主簿夢父作謂曰汝從今已後勿
 渡朱雀桁當貴羨之後行牛桁憶先人夢回馬而折折
 以此除主簿後果為宰相
 元嘉九年征北參軍明補之值從者夜眠大魘補之自
 往喚之頃間不能應又失其頭髻三日乃寤說云被三
 人捉足一人髻之忽夢見一道人以丸藥與之如桐子
 令以水服之及悟手中有藥服之遂差
 趙泰字文和清河貝丘人公府辟不就精進典籍鄉黨
 稱名年三十五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夜半卒心痛前
 臥心上酸癢身體屈伸停屍十日氣從咽喉如雷鳴眼
 閉索求飲食便起說判狀時有二人乘黃馬從兵二人
 但言捉將去人扶兩腋東行不知幾里便見大城如錫
 鐵崔嵬從城西門入見官府舍有二重黑門數子葉瓦
 屋男女當五六十主吏著早單衣將泰名在第三十須
 臾將入府君西坐斷勸姓名復將南入黑門一人絳衣
 坐大屋下以次呼名前問生時所行事有何罪過行何
 功德作何善行言者各不同主者言許汝等口口遣
 六部督錄使者常在人間疏記所作善惡以相檢校人
 纵有五惡道殺生禱祠最重奉佛持五戒十善口口口
 口口口口舍安隱無為泰若一無所為口口口口口
 畢便為水官職作吏將千餘人接沙著岸上晝夜勸苦
 啼泣悔言生時不作善今墮在此處後轉令官都督總
 知諸獄事給馬東到地獄按行復到泥犁地獄男女六

千人有大樹縱廣五十餘步高大四邊皆有劍樹上然
 火其下十五五墮大劍下貫其身體云此人呪詛罵
 奪人財物假傷良善見泰父母及一弟在此獄中弟
 泣見二人齋文書來救獄吏言有三人其家事佛為有
 寺中懸旛蓋燒香轉法華經呪救解生時罪過出就福
 舍已見自然衣服往詣一門云開口口口口有重三黑門
 皆白壁赤柱此三人即入門見大殿珍寶輝日堂前有
 二師子併伏象一金玉牀云名師子之坐見一人身可
 長丈六姿顏金色頂有日光坐此牀上沙門立侍甚眾
 四坐名真人菩薩見泰山府君來作禮泰問吏何人吏
 曰此名佛天上天下度人之師便開佛言今欲度此惡
 道中及諸地獄人皆令出應時云有萬九千人一時得
 出地獄即時見呼十人當上生天有車馬迎之升虛空
 而去復見三城縱廣二百餘里名為更變形城云生來
 不問道外而地獄考治已畢者當於此城受更變報入
 北門見數千百土屋中央有大瓦屋當五十餘步下有
 五百餘吏對錄人名作善惡事牀是受變身形之路從
 其所趨去殺者云當作蜂蟻蟲朝生夕死若為人常短
 命偷盜者作豬羊身屠肉貨人淫逸者作鴿鴛蛇身惡
 舌者作鴉鴉鴉鴉惡聲人聞皆呪令死抵債者為驢牛
 魚鼈之屬大屋下有地房一戶北向一戶南向呼從北
 戶又出兩戶皆變身形作鳥獸又見一城縱廣十里
 其瓦房安居快樂云生時不作惡亦不為善當在鬼趣
 千歲得出為人又見一城廣五千餘步名為地中罰譴
 者不堪苦痛男女五六萬指裸形無履困相扶見泰
 叩頭啼哭泰按行畢還主者問地獄如法否卿無罪過
 相僕為水官都督不爾與獄中人無異泰問人生以何

為契主者言惟奉佛弟子精進不犯禁戒為樂耳又問
 未奉佛時罪過山積今奉佛法其過得除否曰皆除主
 者又召部錄使者問趙文和何故死來使開驗檢年犯
 之籍云有罪三十年橫為惡鬼所取今遣還家由是大
 小發意奉佛為祖父母及一弟懸旛蓋誦法華經作福
 也
 臨淮朱綜遭母難恆外處住內有病因前見婦曰喪禮
 之重不煩數遺綜曰自甚毒已來何時至內婦曰君來
 多矣綜知是魅敷婦婢來便閉戶執之及來登牀
 往赴視此物不得去遺變老白雄雞推問是家雞殺之
 遂絕
 代郡界中一亭作怪不可止有諸生壯勇者奉行欲止
 亭宿亭吏止之諸生曰我自能消此乃任宿食夜諸生
 前坐出一手吹五孔笛諸生笑謂鬼曰汝止一手那得
 偏留我為汝吹來鬼云卿謂我少指耶乃復引手即有
 數十指出諸生知其可擊因拔劍斫之得老雄雞殺之
 遂絕
 晉建武中刻縣馮法作買夕宿荻塘見一女子著綾服
 白皙形狀短小求寄載明且船欲發云暫上取行資既
 去法失期一匹女抱二束物置船中如此十上失十絹
 法疑非人乃縛兩足女云君絹在前紳中化形作大鷲
 烹食之肉味甚美
 宋永興縣吏鍾道得重病初差情欲倍常先樂白鶴城
 中女子至是猶存想焉忽見此女子振衣而來即與燕
 好是數至道曰吾甚欲離吾香女曰何難乃擲香滿手
 以授道道邀女同舍之女曰我氣素芳不假此女子出
 戶仰忽見隨昨殺之乃是老獺口香印獺囊頓覺異

晉陵民素與忽得狂疾歌吟不恆常空中輿數人言笑或云當載誰女復一人云家已多後夜忽聞十餘人將物入里人到餘之家餘之拔刀出後戶見一人黑色大罵曰我湖長來謂汝而欲殺我即喚羣伴何不助余乎餘之即奮刀亂斫得一大體及狸殺之

吳宏爲竟陵王府家在江陵宏令奴無患者載米備家未遠三里遭劫被殺屍流泊查口郡時岸傍有文欣者母病醫云須得觸樓府服之即差欣重賞募索有鄰婦楊氏見無患屍因斷頭與欣欣燒之欲去皮肉經三日夜不焦眼爲張轉欣雖異之猶惜不棄因刮耳頰骨與母服之即覺骨停在喉中經七日而卒幸而楊氏得疾通身紅腫形如牛馬見無患頭來罵云善惡之報其能免乎楊氏以語兒言終而卒

漢武帝宴未央殿方殿黍靡忽聞人語云老臣冒死白訴不見其形尋覓良久梁上見一老翁長八九寸面目頹皺髮皓白拄杖僂步篤老之極帝問曰安姓字何居在何處何所病苦而來訴朕翁緣柱而下放杖稽首默而不言仰頭視屋俯指帝膝忽然不見帝駭愕不知何等乃曰東方朔必識之於是召方朔以告朔曰其名爲藻水木之精夏巢幽林冬潛深河陛下頃日頗興造宮室斬伐其若故來訴爾仰頭看梁而復俯指下脚脚者足也願陛下宮室足於此帝感之既而息後幸狐子河開水底有弦歌之聲前梁上翁及年少數人絳衣素帶纓佩甚鮮皆長八九寸有一人長尺餘凌波而出衣不露縐或有挾樂器者帝方食爲之輟膳命列坐於食前帝問曰閣水底奏樂爲是君耶老翁對曰老臣前昧天歸訴幸蒙陛下天地之施即息斧斤得全其居宅不勝

幽明錄

歡喜故相慶樂耳帝曰可得奏樂否曰故齋樂來安敢不委其最長人便鼓而歌歌曰天地德兮垂至仁慈幽魄兮停斧斤保窟宅兮庇微身願天子兮壽萬春歌畢小大無異於人清徹絕越梁棟又二人鳴管撫節調契聲諸帝歡悅舉爵勸曰不足當雅服老翁等並起拜受辭各飲數升不辭獻帝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牛脂帝問曰朕聞無以識此物曰東方生知之耳可更以珍異見貽老翁願命取洞穴之寶一人受命下沒淵底倏忽還到得一珠徑數寸明曜絕世帝甚弄翫翁等忽然而隱帝問朔紫螺殼中何物朔曰是蛟龍髓以傳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在孕產之必易會後宮產難者試之殊有神效帝以脂塗面便悅澤又曰何以此珠名洞穴珠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蚌生珠故以名焉帝既深歎此事又服朔之奇識

上虞魏度祖籍名皮納有邑翁密樂之鼠乃託爲其形而就宿密心疑之以手事其四體便覺縮小因化爲鼠而走清河郡太守至前後輒臥新太守到如廁有人長三尺冠幘早服示府君于某日臥太守不應意甚不樂催使吏爲作主人外頗怪至其日中如廁復見前怪言府君今日日中當臥三言亦不應乃言府君當道而不道君爲鼠乃頓仆地大如服郡內遂安

魏齊王芳時中山有王周南者爲襄邑長忽有鼠從穴出語曰周南爾以某日臥周南不應至期更冠幘早衣而出曰周南爾以日中臥亦不應鼠後鑽入穴日適中鼠又冠幘而出曰周南汝不應我我何道言絕顧顯而鼠即失衣冠所在就視之與常鼠無異

晉祕書監太原溫敬林亡一年婦桓氏忽見林還共寢處不肯見子弟兄子來見林林小則窗出面見之後依兩臂形露是鄰家老黃狗乃打死之

晉太興二年吳人華隆好弋獵畜一犬號曰的尾每將自隨隆後至江邊被一大蛇圍繞固身犬遂咬蛇虺焉而隆無所不知矣犬傍嗥嗥往復路問家人怪其如此因隨犬往陰問絕委地載歸家二日乃蘇隆未蘇之間犬終不食自此愛惜同於親戚焉

又豫章有然石以水灌之便熟用以烹煮可使食成勢盡下可以冷水灌之更熱如此無窮世人貴其異不能識其名雷煥元康中入洛乃齋以示華華云洛下有一洞穴深不可測有一婦人欲殺夫謂夫曰未嘗見此穴夫自送視之至穴婦推夫墜穴至底婦擲飯物如欲祭之此人當時頗墜恍惚良久乃蘇得飯食之氣力稍強洞徑寬路乃得一穴旬旬從就崎嶇反側行數十里穴小窻亦有微明遂得寬平廣遠之地步行百餘里覺所幾如樂而聞稻米香陷之芬美過之予以充飢即寢以爲糧緣穴而行食此物既盡復遇如泥香味似向塵又齋以去所歷幽遠里數難測就明廣而食所齋盡便入一都郭郭修整宮館壯麗臺榭房宇悉以金瑰爲飾雖無日月明踰三光人皆長三丈彼衣衣奇樂非世所聞也便告請求長人語命前去從命前進凡遇如此者九處最後所至苦告飢餓長人入指中庭一大柏樹近百圍下有一羊令跪擗羊鬣初得一珠長人取之去將亦取後將令啗食即得瘳飢請問九處之名求得不去若曰君命不得停還問張華當悉此人便復隨穴而行遂得交出郡往還六七年間即歸洛問華以所得二